

北平週報

第十期

二十二年三月五日出版

通訊處：北京大學第一院

本報價目
零售每份
一分
半年二角
全年四角
郵費在內

目錄

恐怖中的鎮靜
青年抗日之參考
日本向全世界
保持熱河與察大
熱中民族戰第二章
各校新聞



恐怖中的鎮靜

夫

恐怖來了，第一是恐懼，經過了恐懼長年人痛苦過後，除了有些本性不固化的右傾分子外，在恐怖地獄地獄與地獄的青年們，又極端鎮靜。

怎樣鎮靜呢？打台球的打台球；打麻將的打麻將；談話的談話；寫信寫信在院子裏靜了，這就鎮靜！

那些在報紙上的談話的人，這些人，這些人不管的是死尸！我們以為鎮靜是我們應付危險的利器，只會鎮靜，終不能過去我們的危險。在鎮靜之後須有自救的方法。

北平已有危險了，中國事實上已強迫的對日戰爭，依據日本的聲明，若(一)華軍

抗日(二)華軍不撤出熱河等則日軍將在華北以極大的危險。日軍據平津的險要已實了，他必軍事上極利的結果一定會光臨的，我們怎樣鎮靜下去呢？

第一 把華北的民衆挑選出來。一面以軍事訓練，一面令其合作防禦工事。

第二 把老幼女共同設法個安放的方。如有危險在後方或在什麼地方，運出城去，如何運法，送往何處？

第三 在關係極方的地方，中國應以自衛的理由，不顧什麼不平等條約的拘束，用極可能的的方法，建築防禦工事。如塘沽，平津沿線等處是。

鎮靜之後，主要極的作自衛的工作，不然，這不知是主權者落得「明哲保身」！

青年抗日之參考

培

那些困難作漢奸的份子不用說了，那些真心想在民族復興運動中建功立業的青年，必

須有些參考：

自然國會募捐，騷擾三「李四」號飛機的辦法，較之以往流行的救國工作如遊行示威之類，已算是進步得多。但是大貧小貧的中國人，任你怎樣募捐也募不出多少來。政府一紙命令的捐，或舉國內外債，其功效當不止我們募捐所得的千百千倍。所以募捐來作什麼，不過聊表寸心耳。

青年在目前效率最大的工作，是到戰地作政治工作。在後方組自衛軍。熱河據說民智開塞，民衆在很久的苛政壓迫下，聽說有些職業祖國了！漢奸的鼓動，日人的收買，便是中國的致命傷。在那裏需要一般會吹不會打的先生們，去如何開導民衆如何組織民衆；如何把軍隊與民衆打成一片。而且如果不幸把熱河失了，青年還可以在那裏樹立永久的民族復興的基礎。

我們覺得華北並沒有保險，敵人來了，須要人民自衛。青年在此時應在適宜領導的地方

組織人民自衛軍。這些自衛軍在敵人未來時，便是後備軍，敵人來時便是義勇軍。究令中國一部或全部暫時奇安，這種組織對將來民治的功用上，仍然很大。中國人太無組織了，何不趁此組織起來。這裏只須在政治上，社會上有領導民衆任務者出來籌辦，青年們就可以依據這個名義回到縣裏，胡同裏活動起來。

誰來包辦國難

培

在本報第八四頁裏，曾載國難嚴重中我們的政治路線一文，文裏曾許善繼在第八期及其以後把這路線全部翻出。因為記者都是秀才，結果聚訟紛紛，一時決定不用最安全最經濟的路線。最後決定把各意見都揭發出來，等到成熟之後，再全部的加以整理。本文便是這揭發的一篇。

中國政治目前是在一種混亂無章的狀態裏，思想的騷雜，使整個的理論的體系動搖不定；現實勢力的騷雜，使一切整個民族性的設施都發展不出來。日本說中國現向未具現代國家的特徵，因為說中國在過渡期間，說然應有的實情，或不至確的判斷，自不足以擬定定論，但是只以這理由我們反對者，深慮之者，何處說毫無原因，事實列在吾人之前，中國民族所受的慘運，及其不能抵抗的原因全部是出於中國的騷亂。如果古在種民族的觀點上說，現在中國已往所走的政治路線，完全是封建社會，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是封建社會的產物。

也許這要比現狀好些。中國歷一個進步的理想，但她的現狀阻礙着這理想的實現，結果是一空無所得。所以目前的問題是怎樣從這紛亂的狀態中，採取一種毅然的方法，使中國的前途重新發展。

在目前紛亂與國難深地連着。要解決目前的危難，須內部先有嚴整的統一；要圖謀內部的整理，須在外患解除之後。在這車輪式的敵人陣營中，究從那一個下手呢？或是硬管齊下呢？我們覺得在目前需要一種方法，使內部的紛亂漸然理清，同時使對外的抵抗力，猛烈加大。不是一邊管齊下，而且「一舉兩得」的方法。我們想提出「包辦國難」的旗幟來，把不齊的一國難一這個名詞，同含有惡意批評的「包辦」結合起來。藉着這個非常的結合，劃出一個政治上新的階段。

國難為什麼需要包辦呢；在這裏我們先定這包辦的內容：
一 包辦的責任性在目前中國的政權，已經失去權利的成分，只包含維護的純責任的成分了。儘管有許多人在想借國難合作的詞兒，來掩飾其私利，但這是種人說夢。凡應付不了現存局面的人，如果參加了政權，現實的危機，是一時集之下無完卵，以後便成爲千古罪人。目前中國政治所需要的包辦，是純責任性的包辦，以權利與光而包辦或參加的人們，只是胡說。反之我們需要敢於負責的包辦者。有誰

，我負完全的責任，我有確實的把握」。這便是我們所需要的唯一的領袖。民衆在現在無力參加政權，不能自身散漫的解除嚴重的危難，需要大衆的組織，大衆的導師。

二 包辦的收容性 包辦不是排他的肯定，而是排他的否定。一個敢於負全民族責任的人，他需要全民族在他的領導之下共同奮鬥，如果有一個惰民或有一個反對他而減少他力量的人，是他二重的損失。包辦需要一切已存勢力依存於他統一的領導之下，不過所有勢力的收容，只須遵守着一個統一的原則，如果失去這原則，便是不成兩立的敵人。需要肅清他。

三 包辦的信用性 包辦是責任的有效率的爲民族奮鬥的包辦，不靠主觀的自信，而靠客觀的信用。一切無歷史不足以領導現實的人或集團不足以言包辦，一切無根據不能把握住現實勢力的人或集團，不足以言包辦；一切在政治上造成污點如貪贓引用私人之類之人或集團，不足以言包辦；一切未造出政治上成績的人不足以言包辦。民衆需要包辦的人，但亦不易輕易任人包辦；所以包辦之成立及包辦之有效的建樹，完全依賴着客觀的信用。

包辦的形式，自然不是封建的君主，也不是總司令處理一切的方式，也不是像像模模的暗中操縱，更不是把政治以外的關係如血統關係，師生關係等一切封建關係的人們培植起來，自己是樹勢力。我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有

一般的組織，像共產社會的組織，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治者階級。應用最大的努力吸收一切能為民族犧牲，決心改造社會，忘掉自身幸福的人作。的中堅；這自身亦在一般決不內爭團結一致的狀態下共同奮鬥。

我們認為歐戰式民主主義政體的形式，不能適應中國的現狀，大家七嘴八舌的什麼民主什麼會議，形勢變遷，而海山已安了一半，我們這些左傾的共產黨和右傾的法西斯之精神相輔。

從我們古老的歷史上看來，每當有危難的時候，都是放於負責而又為民衆所信任的人出來領導；在我們目前生活中，遇有嚴重事件，總需要多數的或唯一的領導人物適當一切。大家承認，只在天下太平無事的時候，事出無常，就決不能將領導權交給人談論了。

總之在一般的民主組織看來，事實已顯然殆盡了。沒有重心的民主組織，或重心的使組織組織不己，或無人組織，這組織便形同虛設。我們所希望自決之組織，用事實明白的表現出來。只是一個組織的組織，原來一個負責的組織的組織的組織。

我們不論在什麼不景氣中，在國家的組織之下，一面有極大的危險，一面有極大的機會，這機會中才可能中，這機會中才可能中，我們不但在困難中產生新的機會，我們亦在困難中產生新的機會，我們亦在困難中產生新的機會，我們亦在困難中產生新的機會。

，好人政府只是一種無力的貴族政治，沒有其國自大的效率。

中國沒有共信的領袖，一般觀察中國政治的人，都認為是中國目前紛亂的唯一原因。要補救這點，責任在兩方面。一切足以領導中國的人，在目前須要自身檢討，「求諸在己」，是比較穩妥的規律。一切不足以領導中國的人，須到條件合作，共同負責等心理。我幹不了，捧人幹，無人是我捧，自己努力幹。什麼困難，危險，苟安，種下了困難的種子。我們主張有效的解除困難，是包辦困難。

日本向全世界挑戰

國聯報告通過大會後，日本悍然不顧一切，表示退出，而且積極向全世界挑戰了。

東京二月二十二日新聞電：日軍海軍省發言人稱：(一)退出國聯乃預定之事實，吾人必適應時局，惟有儘量善之國防。(二)有欲對日本經濟施交者，我海軍對之有以實力應之準備。(三)如有否認日本在滿洲有正當利益之主權者，決斷然予以排擊，向海軍部乃日本海上之生命線。

國際聯盟報告通過大會後，日本悍然不顧一切，表示退出，而且積極向全世界挑戰了。東京二月二十二日新聞電：日軍海軍省發言人稱：(一)退出國聯乃預定之事實，吾人必適應時局，惟有儘量善之國防。(二)有欲對日本經濟施交者，我海軍對之有以實力應之準備。(三)如有否認日本在滿洲有正當利益之主權者，決斷然予以排擊，向海軍部乃日本海上之生命線。

去，且日本海軍部已於一月二十二日在東京國際聯盟把德國在太平洋內的屬島，亦道以北的，委任日本統治，日本之得統治該諸島，法律上完全為加入國聯的結果，日本對該地，本無所謂主權。如日本退出國聯，則交該地于國聯，此為當然之事。而事實上，日本却不然，國聯雖準備退出，而依加入國聯而來之南洋委任統治地，不惟不交還，反在那裏講起主權來，又認為生命線了，甚至說，如有否認日本在該地之主權，斷然予以排斥，此非向中國挑戰而何？不特此也，日人還準備于八月中在太平洋舉行海軍演習，向全世界示威。

東京二月二十五日合衆社電：海軍參謀部之計劃，日本第一第二艦隊，將于八月間在委任統治羣島南洋附近演習。其費用定為五百萬圓，于小津訓練領導之下，作大規模之演習，參加者共有戰艦二百餘艘。據稱演習之目的，在研究此羣島自海戰觀點上之軍略價值，並檢查新戰艦在一萬噸以上者之實力，及空軍與潛水艇之效率。

國聯之心，路人共見。日人此舉，一方面表示決不放棄南洋委任統治諸島，一方面向美國海軍及全世界示威。日本對不在此，更向國際挑戰，去使日人對國際挑戰，其作用實不問可知。東京二月二十三日路透社電：一月十九日國際聯盟委員會，於其常規軍民用航空站台。

失時被指之日人海軍，發表性質嚴重之
供詞，謂彼曾受某日人主使，令彼毀壞
該省古蹟等語。他項建築。……

日本復仇心切，務使俄美，不惜與世界為
敵了，無怪乎蘇聯人民近日會意托夫及軍事
委員會代表羅希洛夫近在集議工廠大會演說，謂
戰爭之威脅，日形增加，蘇軍現正積極準備，
蘇聯人對於遠征不敢越雷池一步，蘇聯對於國
境，時刻均在準備中云。美國海軍一九三四年
之龐大新預算，三萬一千五百四十一萬九千元
，已通過于下院矣。

世界大戰之危機已降，太平洋又為戰爭之
中心，吾人應如何作充分之準備，以參加此大
慘劇，而復興我中華民族。國人苟仍醉生夢死
，不念國難之迫，則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國
本不難倖供犧牲耳。

熱河與冀東之 局勢

保持熱河與冀東之局勢

據近日消息，我軍在熱河與冀東一帶之局勢
極形緊張，已至極度之危險。據報不及二日
，在熱河方面，日軍已不計其數之進軍又
將進發也，冀東方面亦將有變故之虞，此路如有
不測，則我軍之局勢不保，熱河與冀東之局
勢極形危險。

聞聞魯朝陽之失，非僅由于軍事失利者，
抵抗之真偽，吾人殊不能無疑。然當此一變千
鈞之際，又何忍多所論列，惟切盼我軍事當局
，勿一誤再誤，致熱河隨東北而陷落，貽我民
族之羞，增加外人對我國之鄙棄，則影響于外交
及我民族之前途者，實至深且巨矣！

目前之局勢，如何對熱增加兵力，壯我士
氣，如何充分接濟前方槍彈餉糧，強我抵抗力
等，固屬當局能過詳策劃，以期萬全，然擴大
戰爭，良為保持熱河之善策，請詳論之！

從一七八之役到榆關事件及最近之熱河戰
爭，均人為主動，我僅消極應付，攻吳淞我守
吳淞，襲廣行我固防行，這次事件，日軍攻熱
河，而我僅東守兵，又安靜不動。如此戰爭，
軍事上之失策，無以復加。如日人以五萬人作
戰，以全軍總攻一處，至少我須仍以五萬人當
之，而彼居主動地位，縱橫自如，時而以五萬
兵攻甲地，時而以之攻乙地，時而以之攻丙地
，則我軍甲乙丙三地須兵十五萬矣。如待敵人
攻擊後，若集中數地兵力以對抗，實非運輸，
時間所許可。一處失則全線牽動，此則河不守
而上海全線皆危之故也。故吾人若主張應變治
國之方針，則所擬之反攻，至少在軍事策略上，
應以主動為主，使敵人無從察測，以少數
之兵。

若據實定能反攻之計畫，不應僅限于局部之
反攻，應進一步作擴大之準備，以目前論，熱
河局勢，已至十二萬分危險，請速予危險，

而我石河石門一帶軍隊却仍安詳不動，靜待
日人之來攻，何不從側面對日本之攻熱軍加以
截擊，使彼首尾不能兼顧。最低限度，亦可分
散彼兵力，為我熱河守軍之聲援。

有以我苟出兵深東，反予日人以擴大戰爭
之機會，而給予自衛權之口實者。此殊不然，
日人佔我東北，奪我熱河，得謂為自衛權之發
動，我今保我疆土，收我失地，得謂為挑釁耶
？日人之所謂自衛，除其本身裝腔作勢外，世
界其誰聽之？即我抱謙虛之不抵抗主義，節節
退讓，彼之進兵華北，仍然可謂為自衛權之發
動也。此種文字的兒戲，吾人本無一顧之價值
，但視我之力量如何耳。

有以如我深東出兵，則日人將進襲平津，
擾我華北為慮者，是亦將淺之談。熱河不保，
河北受日人之包圍，彼一旦進窺關內，華北亦
難保全，且也，日人如得熱河後，為保熱及為
滿州國之安全計，勢又非得東取察殺不可，
其所謂生命線之擴張，將非擴充至華中燕南不
止，則我國尚存存在之餘地耶？如日人在熱受
嚴重之打擊，則本非攻東，擾平津，以斷
我守熱軍之後路不可，而華北之安全仍不可保
。故平津華北發生戰爭，不過時間問題，與其
坐以待亡，孰若先發制人，而熱河之關亦解
也。

有以我苟擴大戰爭，防堵吾友邦之和平價
值，將不得友邦之同情為慮者。日本之侵略野
心，已受全世界輿論之總攻擊，最近國聯之一

